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三十期
2020年4月，頁95-140
國立台灣文學館

1920年代台灣「新」詩人
——王宗英的日文口語自由詩之路*

張詩勤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將探討一位曾經登上1920年代日本詩壇主流雜誌《日本詩人》、日後卻完全不為人知的台灣詩人「王宗英」，如何展開在台灣及日本的文學活動，並成為最早創作日文口語自由詩的台灣詩人之一。

首先將介紹王宗英目前可知的情報，其次說明他與1920年代台灣詩壇的重要詩人後藤大治結識，並在《熱帶詩人》、《臺灣遞信協會雜誌》和《臺南新報》發表口語自由詩的經過，接著爬梳他登上《日本詩人》及《詩人年鑑》的過程，探討他與後藤大治、詩話會與《日本詩人》、日本著名詩人佐藤惣之助的關係。最後將他的詩作分期，並分析其發展與變化。從王宗英的作品可以看到，他承襲了詩話會「感情的直接性」與「日常的語言」的詩觀，並且以口語自由詩的形式寫出了貼近近代台灣人感受且獨樹一格的詩作。

關鍵詞：王宗英、後藤大治、口語自由詩、詩話會、《日本詩人》

＊ 本文初步構想曾於2018年筆者訪日期間於一橋大學洪郁如老師演習課堂上提出，獲老師及同儕們珍貴意見。草稿曾發表於2019年12月7日政大台文所主辦之「台灣文學與東亞工作坊」，獲評論人山口守老師諸多寶貴意見。論文送審期間，亦承蒙本刊匿名審查人提出詳細且深具啟發性的修改建議。致使本文內容更臻豐富完整。在此向上述先進們敬致謝忱。

A New Poet in 1920s Taiwan:

Wang Zongying's Road to Writing Free Verse in Japanese

Chang Shih-Chin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Wang Zongying(王宗英), an obscure Taiwanese poet who appeared in the mainstream Japanese poetry magazine *Japanese Poets*(《日本詩人》) in the 1920s, started his literary activities in Taiwan and Japan and became one of the earliest Taiwanese poets to write free verse in Japanese.

First,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Wang Zongying with currently known information about his background. Second, this paper explains how Wang Zongying came to know Goto Daji(後藤大治), an important poet in 1920s Taiwan, and published his poems in *Tropical Poets*(《熱帶詩人》), the *Association of Taiwan Post Magazine*(《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and *Tainan Daily News*(《臺南新報》). Third, this paper details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Wang Zongying published his poems in *Japanese Poets* and *The Annals of Poet*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Wang Zongying, Goto Taiji, Siwakai(詩話会), *Japanese Poets*, and the famous Japanese poet Satou Sounosuke(佐藤惣之助). Finally, this paper divides his poems into different stages and analyzes their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ver time. Wang Zongying's poems draw on the poetic views of Siwakai; these views are the directness of feelings and daily language. Furthermore, Wang Zongying wrote poems that are unique and close to the feelings of modern Taiwanese free verse in Japanese.

Keywords: Wang Zongying, Goto Daiji, Free Verse, Siwakai, *Japanese poets*

1920年代台灣「新」詩人
——王宗英的日文口語自由詩之路

一、前言

一般認為，日本近代詩完成口語自由詩的普及化，最重要的推手是大正期最大的詩人團體「詩話會」及其機關雜誌《日本詩人》。[1] 但幾乎沒有被注意到的事實是，日本當時的殖民地台灣也參與了這個口語自由詩普及化的過程。1924年6月，《日本詩人》4卷6期「新詩人號」舉辦公開徵稿，在2721篇來稿中選出97篇刊登、4篇入選。在這些「新詩人」當中，有兩位來自台灣：一位是以〈五官酔の賦（五官醉賦）〉榮獲入選的後藤大治、[2] 另一位是以〈朝（早晨）〉獲得刊登的王宗英。[3] 前者已知為在台灣出版詩集《亞字欄に倚りて（倚著亞字欄）》的在台日人，後者則是一直以來名不見經傳的台灣「本島人」。[4]

根據筆者的調查，後藤大治曾與詩話會成員兼《日本詩人》編輯委員佐藤惣之助（1890-1942）積極往來，並在台灣先後創辦《バベルの詩（巴別之詩）》、《熱帶詩人》、《戎克船》、《新熱帶詩風》等詩刊，更仿照詩話會年刊《日本詩集》，在台灣創辦了年刊《臺灣詩集》，可謂日文自由口語詩在台灣普及化最重要的推動者。[5] 而王宗英則是從《熱帶詩人》時代即加入後藤大治的隊伍，孜孜矻矻創作日文口語自由詩的唯一一位台灣人。1923年1月至1928年1月，王宗英總共發表了74首詩，[6] 比起1924年4月發表〈詩の真似す

---

1 詳見勝原晴希編，《『日本詩人』と大正詩：〈口語共同体〉の誕生》（日本東京：森話社，2006.07）。關於「詩話會」及《日本詩人》的成立經過，簡略介紹如下：1917年，川路柳虹集結日本數個重要詩刊的成員，成立了「詩話會」。詩話會被認為是日本近代詩史上空前的大同團結，匯聚了當時日本詩壇最具代表性的詩人。1919年，詩話會開始發行年刊《日本詩集》。1921年，詩話會內部分裂，一部分的詩人退出團體。同年開始發行機關雜誌《日本詩人》。

2 後藤大治，〈五官酔の賦〉，《日本詩人》4卷6期（1924.06），頁5-10。

3 王宗英，〈朝〉，《日本詩人》4卷6期，頁57。

4 王宗英為「本島人」的證據見本文第二節。

5 關於後藤大治的詳細事蹟，參考張詩勤，〈1920年代台灣日文口語自由詩的確立：以後藤大治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36期（2020年06月預定刊出）。

6 參見本文附錄「王宗英作品列表」。其中66首為可確認內容者，8首僅存篇目。以相同內容重複發表者不計入內。

る（詩的模仿）〉、過去被認為是台灣第一位寫出日文新詩的追風（謝春木）還要早慧及多產得多。[7] 可以說，王宗英是隨著日本詩話會在台灣的勢力所崛起，並且是唯一一位早在1920年代即在作為日本中央詩壇代表的《日本詩人》雜誌登場的台灣人。

然而，自王宗英於1928年淡出台灣詩壇以後，這個名字便幾乎不為人所知，也未曾在台灣文學史上留下絲毫紀錄。為了彌補此文學史的缺漏、也為了重新探究1920年代台日近代詩史的關係，本文將從以下兩方面來爬梳王宗英的詩路歷程：一是調查王宗英其人，考察他是如何以台灣人身分投入日本口語自由詩的創作、透過何種因緣加入後藤大治的詩團體，並取得在中央詩壇登場的機會；二是觀察王宗英的詩作，探討他如何承襲了詩話會乃至於後藤大治的詩觀，並運用詩話會所推崇的口語自由詩形式寫出有別於日本詩人、也有別於在台日人的作品。

綜上所述，本文標題「1920年代台灣『新』詩人」的「新」最少有三種意義：一為1920年代出現在台灣詩壇的「新」日文詩人，二為1920年代出現在日本詩壇的「新」台灣詩人，三則是首次出現在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視界的「新」詩人。除此之外，王宗英在其作品中是否展現了日文口語自由詩的語言之「新」、形式之「新」或內容之「新」，也是本文所欲探討的要點。本文將先介紹王宗英目前可知的生平情報，接著說明他結識在台日本詩人並一步步進入台灣詩壇核心、乃至登上日本中央詩壇的過程，最後舉出若干詩作觀察並分析其作品的語言、形式與內容。

二、關於王宗英

（一）王宗英生平

出現在《日本詩人》上的「王宗英」雖看似台灣人姓名，但透過以下的調查過程，方能真正確定其身分。王宗英於1924年8月《臺灣遞信協會雜誌》中

7 追風為台灣史上第一位日文新詩創作者是長年以來的文學史共識。但根據近年最新的研究，目前所知最早以台灣人身分發表的日文新詩為張耀堂於1922年8月發表的〈臺灣に居住する人々に〉（致居住在台灣的人們）一詩。張耀堂除了留日時期跟日本詩人生田春月有所往來之外，回台以後跟台灣詩壇的連結不多（不論是以日本人為中心的日文口語自由詩詩壇、或者是以台灣人為中心的中文白話詩詩壇）。詳見張詩勤，《台灣日文新詩的誕生──以《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為中心（1895-1926）》（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6.03）。

為文自述：「我的本名是王來法。再詳細點說的話，我是臺中郵便局的通信事務員。月薪為？。這個嘛，月薪就讓我保密吧。想知道的話就去看台灣官吏的職員錄吧。」[8] 循線查詢《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可以找到「王來法」於1920至1927年共八年份的職員資料，職稱皆為「臺中郵便局通信事務員」。1920年份標記「月一六」「本島人」，可知其身分確實為本島人，當年月薪16圓。1921年份標記「臺中」，則可更進一步瞭解其出身地為台中。根據上述資料，調查各資料庫並且綜合多篇文章內容，可整理出以下情報：

王宗英，本名王來法，1902年生於台中清水。[9] 1920年8月至1927年於臺中郵便局擔任通信事務員。[10] 他曾於1927年自言：「我已在郵局工作並受各方照顧十年有餘了，本島人不用說，連內地人也相當熟悉地接近與來往。我在鄉下分局的時候，跟民眾並沒有頻繁的言語交流，但自從來到臺中郵便局以後，已有好幾次被上司警告。」[11] 可知在臺中郵便局工作以前，他已經在「鄉下分局」工作過幾年，惟當時的資料沒有登錄在職員錄。倘若在1917年以前王宗英即進入郵局工作，可以推論他在公學校畢業後便直接就職。直至1927年為止，王宗英的職位一直停留在「通信事務員」，經濟狀況似乎並不寬裕。[12] 1928年1月6日，王宗英為轉職警察，以巡查教習生身分進入臺中州

8 王宗英，〈清談〉，《臺灣遞信協會雜誌》59期（1924.08），頁106。本文所引之所有日文資料，皆由筆者自譯。

9 王宗英在1926年的文章中提到：「今年是虎年，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虎年生的我是第二次遇到太歲年。如果說『人生五十』的話我現在剛好到達半路了。」該年王宗英24歲、生肖為虎，由此可知生年為1902年。王來法，〈真實へ〉，《臺灣遞信協會雜誌》72期（1926.02），頁52。而根據其發表的詩作〈散文詩　故鄉の清水へ（給故鄉清水）〉，可以確定其出生地為台中清水。王宗英，〈散文詩　故鄉の清水へ〉，《臺南新報》，1924.06.02，6版。

10 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來源：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檢索日期：2019.10.31）。

11 王來法，〈窓口勤務者の言葉〉，《我等と通信》2期（1927.06），頁21。

12 王宗英在《臺灣遞信協會雜誌》表明自己與王來法是同一人物時，他預期別人的反應是：「啊？常用王宗英這個名字在協會雜誌寫東西的就是你嗎？王宗英這個名字總覺得有種親切感，什麼，你就是王來法這個人嗎？」而他的回答則是「確實，我就是事務員如此下級的人」（王宗英，〈清談〉，《臺灣遞信協會雜誌》59期，頁106。原文：「はは、王宗英としてよく協會雜誌でなにか書くのが君か、王宗英と云ふならなにか親しみのあるやうな感じでもするが、なに君が王來法と云ふ人か」「なるほど私は事務員の極く下級な人だ」）可知能夠在《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發表文學作品，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不會是像王宗英這樣的基層事務員。這篇文章寫作的1924年，王宗英的月薪是47圓。下文將提到的三位日本友人：安田黑潮在調職前已是「通信書記」（王宗英在文章中稱為「課長」），月薪100圓；松村橇歌是「通信書記」，月薪52圓；岩佐清潮是「通信書記補」，月薪也是52圓。而此時擔任臺中女子公學校訓導的後藤大治月薪則是70圓。相對而言，王宗英在郵局8年，月薪到最後

巡查教習所；[13] 1932年11月20日由臺中州竹山郡司法通譯轉任臺中州彰化郡刑事；[14] 1937年12月2日就任臺中州南投郡南投防衛團第三分團國語挺身隊隊長。[15] 其後未詳。

（二）參加《熱帶詩人》（1919-1923）

王宗英極早便展現出其文學天賦，1919年即於《臺灣日日新報》發表兩首短歌：

春たけの雲ふところに　啼き入りて悲しや暮る夕ひばりかな[16]
（春深雲停處　啼聲悲切者　夕暮雲雀哉）[17]
夕近みわが住む庭の松の木に　鳴くは蟬ぞもすゞしかりけり[18]
（夕暮近余庭　松上聲聲鳴　蟬亦涼快矣）

與同時代大多數受漢文私塾教育、從漢詩開始創作生涯的台灣人不同，王宗英最初的創作是從日文短歌開始。從這兩首短歌可以看出他對於日文古語的掌握能力，以17歲非母語者的條件而言實屬少見。從署名「牛罵頭　王來法」，可推測其此時工作地點、前述的「鄉下分局」可能為牛罵頭郵便局（後來改名清水郵便局）。

1923年1月，王宗英於《熱帶詩人》發表第一首口語自由詩，隨後亦在《臺灣遞信協會雜誌》和《臺南新報》發表詩與隨筆。在此時期的隨筆中，他

也未超過50圓。順帶一提，《熱帶詩人》的同人費為每月50錢，《日本詩人》則是每本定價50錢。對此時已經娶妻生子的王宗英來說應是某種程度上的負擔。事實上王宗英也在文章中寫道：「就算想買本書，沒有錢的話就買不了」「小孩一生出來，開銷又增加，因為工作率和消費率無法一致，又更加困擾了。」（王來法，〈真實へ〉，《臺灣遞信協會雜誌》72期，頁52。原文：「書籍一册買ふにしても金がなかつたら駄目だ。」「子供が出來ると費用も殖へて來て、働く率と消費の率とが一致しないので、其れ又困つたものだ。」）由此可知王宗英經濟狀況並不寬裕。

13　王來法，〈臺中州巡查教習生の入所所感〉，《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29期（1928.03），頁212。

14　〈竹山郡警官大異動〉，《臺灣日日新報》，1932.11.20，漢文版4版。

15　〈南投／宣誓式〉，《臺灣日日新報》，1937.12.07，8版。

16　牛罵頭 王來法，〈朱甕歌壇『楚石選』〉，《臺灣日日新報》，1919.04.16，3版。

17　原文短歌為「五七五七七」形式，但譯為中文時字數減少，為保留定型形式，此處筆者譯為每句五字。

18　牛罵頭 王來法，〈朱甕歌壇『楚石選』〉，《臺灣日日新報》，1919.07.19，3版。

提到：「我因遺憾於自己長久以來淺學無才，所以想在職務之餘盡可能地自學用功」；「從這陣子開始，因為對詩有了更深一層的興趣，所以成為了某詩人雜誌的成員。但只是名義上的成員、盡發表一些劣作罷了。」[19] 文中提到的「某詩人雜誌」應該就是後藤大治主編的《熱帶詩人》。問題是，王宗英是如何成為《熱帶詩人》的成員的？這可以從另一篇隨筆內容找到線索：在某次「遞信協會投稿者的懇話會」會後，王宗英和「安田黑潮」、「岩佐君」、「松村君」一同於歸途散步聊天，安田黑潮勉勵他：「王君，好好努力吧！我想要讓文藝欄更熱鬧一點。現在的情況太冷清了。」[20] 除了安田黑潮之外，推測其他兩人的全名為岩佐清潮和松村橇歌。其根據是，安田黑潮、岩佐清潮、松村橇歌三人都曾於後藤大治創辦的詩歌雜誌中發表過詩作，同時也都是在郵局工作、《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的投稿者。這三人的背景簡述如下：

安田黑潮：本名安田仙八，[21] 出身熊本，1907-1921年任職於臺南郵便局，1922年轉任遞信局（後改為交通局遞信部），1932年開始陸續轉調花蓮、新竹、宜蘭、南投等郵局，1940年以後不詳。

岩佐清潮：本名岩佐清，出身香川，1919-1926年任職於臺中郵便局，1927年轉任交通局遞信部，1942年轉任淡水郵便局，1944年轉任彰化郵便局，其後不詳。

松村橇歌：本名松村利治，出身鳥取，1919-1924年任職於新竹郵便局，1925年轉任交通局遞信部，1930年以後不詳。[22]

19 王來法，〈古き手帳より〉，《臺灣遞信協會雜誌》46期（1923.05），頁72-73。原文：「余は自ら多年の淺學無才を殘念し職務の傍に少しでも獨學して勉強したい」「此の間から一層詩に趣味を持つたから某詩人雜誌の同人となつたけど名ばかりの同人で駄作ばかり出してゐる。」

20 王宗英，〈健やかにして若き君よ〉，《臺灣遞信協會雜誌》56期（1924.05），頁91。原文：「王君、勉強して呉れ給へ、文藝欄をもう少し盛んにしたいものだ。今のところではなかなか寂びれてゐる。」

21 安田仙八的相關敘述可參見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台北：民眾公論社，1934），頁4。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來源：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檢索日期：2019.10.31）。

22 上述資料來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三個人中，雖安田黑潮曾在《巴別之詩》發表過作品，但在後來的雜誌皆未見其名，可知後來淡出後藤大治集團。而松村橇歌有在《巴別之詩》、《戎克船》和《臺灣詩集》寄稿。岩佐清潮則是唯一從頭到尾皆參與其中的成員（《巴別之詩》、《熱帶詩人》、《戎克船》、《新熱帶詩風》、《臺灣詩集》皆可見其名）。比對王宗英和岩佐清潮的職員錄資料，可以看到兩人從1921年即在臺中郵便局同單位共事（通信係→郵便課），一直到1927年岩佐清潮調職台北為止。[23] 圖1為1921年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可以在「通信手」看到「岩佐清」的名字、在「通信事務員」看到「王來法」的名字。或許王宗英會開始寫詩、並開始投稿《熱帶詩人》、《臺灣遞信協會雜誌》和《臺南新報》，乃是因為受到職場前輩岩佐清潮的鼓勵也說不定。[24] 兩人之間的關係亦可從在台沖繩詩人川平朝申日後的回憶文章中得到印證：

> 王來法兄，在台中的時候將岩佐兄當作前輩互相勉勵。當然是我的大前輩。昭和二年他不再作詩轉職警察，在那之後完全地銷聲匿跡，只有熱情還相當豐富。我覺得他是在告訴我們，對他而言既無詩壇也無階級，自然本身的延展之處、詩奔放的原始姿態正是人應該嚴肅以對之處。[25]

根據職員錄資料，川平朝申是在1927年與王宗英共事。圖2為1927年的《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可以看到當年兩人同任「通信事務員」，王宗英的月薪為50圓，川平朝申則領日薪1.05圓，[26] 可見確實王宗英是川平朝申的「大前輩」。也可確認川平朝申何以得知王宗英和岩佐清潮之間的關係。

---

23 同註22。

24 岩佐清潮於1922年開始即已在《臺灣遞信協會雜誌》和《臺南新報》發表詩作。

25 川平朝申，〈思ひ出七人集〉，《臺法月報》29卷12期（1935.12），頁101。原文：王來法兄、臺中時代岩佐兄を先輩にお互ひ勵し合つた人である。勿論私の大先輩、昭和二年詩作を抛り投げて警察官に轉向、其の後すつかり鳴りを靜めて居るが熱情だけは豐富だとか、兄には詩壇もなければ階級もない自然のまゝ延びるがまゝに詩はれた奔放なありのまゝの姿こそ正しく人間の靜座すべき處を教へて居る樣な氣がする。

26 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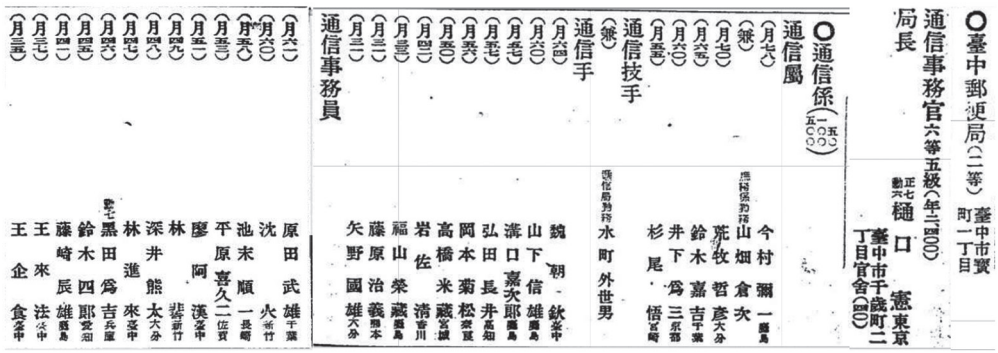


圖1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21年），頁174-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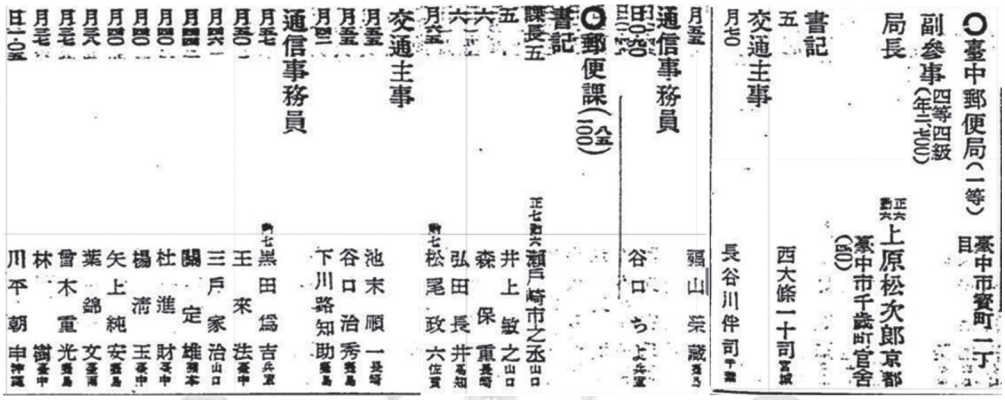


圖2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1927年），頁144-145。

（三）登上《日本詩人》（1924）

1924年3月，後藤大治創辦了《戎克船》，王宗英也成為該誌成員，每期發表作品。[27] 同年5月，王宗英發表了他屈指可數的詩論，分別為〈偶感偶言〉和〈文藝愛好者的話〉：

詩必須是心的流動，富有生命力、有血有肉、能夠呼吸。

27 後藤大治，〈戎克船の詩工を評す（四） 王宗英君〉，《臺南新報》，1924.06.30，6版。

最忌諱的是單純的字的排列。

詩不是製作出來的，而是自然完成的。思考如果太過詩意的時候也無法完成。

唯有憑任心情的流露才能夠寫出詩來。[28]

不懂詩的X君說他喜歡我的詩。被不懂詩的X君稱讚寫得好或者喜歡的時候，我這麼想著：「這就像是寫了童謠給孩子讀，孩子說好有趣、好愉快，表現出很快樂的模樣一樣」。

真正的好詩，絕對是萬人看了都覺得好的作品。而萬人都能有所共鳴的詩，絕不是只給特殊的人看的東西。

雖然好像說了魯莽的話，但我相信，語言追根究底是想要將尚未充分表現的感情，盡可能赤裸裸地將感情的原貌表現出來。[29]

這樣的詩觀與1921年創刊的《日本詩人》所推廣的概念不謀而合。黑坂みちる指出《日本詩人》對詩的共通目標是「感情的直接性」與「日常的言語」。[30]前者以福田正夫與白鳥省吾的詩論為主，是「將在自己內部的『熱情』中直接的『自己全部的表現』當作詩的本質」；[31]後者則是白鳥省吾提到若要表現出上述的赤裸裸的感情，就必須要「捨棄古老的修辭，尋求基於日常言語的表現」，[32]可以看到將「感情的直接性」與「日常的言語」兩者結合起來的論

28 王宗英，〈偶感偶言〉，《臺灣遞信協會雜誌》56期（1924.05），頁90。原文：「詩は心の流れで生命のある血の通つた息のするものでなくてはならぬ。單に字の排列は一ばん禁物だ。詩は製作るものでなくて自然に出來るものだ。想があまりに詩的すぎる時も出來ない。只、心情の流露に任せるのみ詩が出來る。」

29 王宗英，〈文藝愛好者の言葉〉，《臺南新報》，1924.05.26，6版。原文：「詩の知らぬX君が俺の詩を好きだと云つた詩の知らぬ君からいゝとか好きとか云はれた時私はかう考へた「童謠を作つて子供が面白いな、ゆくわいだなと喜ぶやうなことではないかと思つた」。ほんとうにいゝ詩は萬人が見て皆んないゝと思ふに違ひない、そして萬人が感銘するのである詩は決して特殊な人に讀んでもらふのではない。あまりぶつきら棒な言葉を列べ立てるな、併かし私は信ずる、言葉は所詮感情の充分を現はしてくれるのではないことを、出來るなら赤裸々な感情のまゝ現はしたいものだ。」

30 黑坂みちる，〈『日本詩人』の活動：〈詩〉のありようと〈新詩人〉への目配り〉，勝原晴希編，《『日本詩人』と大正詩：〈口語共同体〉の誕生》，頁103。

31 同註30，頁102。

32 同註30，頁102-103。

述。王宗英強調詩必須赤裸裸地表達出感情，可以看到上述「感情的直接性」的特徵。另一方面，《日本詩人》編輯群懷有將這樣的「詩」滲透到廣大「民眾」當中的使命感。[33] 而王宗英所說「真正的好詩，絕對是每個人看了都覺得好的作品」，跟民眾派認為可以將詩滲透到廣大民眾的想法相符。再者，從王宗英認為「詩必須是心的流動，富有生命力、有血有肉、能夠呼吸」，也可以看到大正期流行的「生命主義」的思想：「貫穿存在、毫無保留地發揮流動的普遍的『真正的生命』，便能夠成為文化的創造」，[34] 這樣的生命主義思想被指出與民眾派有著密切的關係。[35]

在〈文藝愛好者的話〉一文發表以後，《臺南新報》上出現了一篇對其詩論感到不以為然的反論：

> 「詩是萬人的東西」，但這句話必須要等到萬人的心境都向上發展到詩所表現出的境界時才能夠成立。在那之前我想果然還是可以斷言，詩是特殊的人的東西。
>
> 王宗英君！你應該不會連這種程度的道理都不懂吧。如果不懂詩的X君稱讚你的詩是好詩，代表你的詩只能給予不懂詩的X君這種程度的頭腦感動而已。但也可以善意地解釋為X君的心境已經發展到你的詩的境界了吧。[36]

這篇充滿輕蔑的文章刊出後，王宗英立刻為文反擊：

---

33 同註30，頁103。

34 鈴木貞美，〈「大正生命主義」とは何か〉，鈴木貞美編，《大正生命主義と現代》（日本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5.04），頁2-17。

35 參見藤本寿 〈大正生命主義と〈農〉のイメージ〉、大和田茂〈民衆芸術論と生命主義〉，鈴木貞美編，《大正生命主義と現代》，頁196-103、204-203。

36 上清哉，〈安價な詩論家〉，《臺南新報》，1924.06.09，6版。原文：「『詩は萬人のものである』しかし乍らこの言葉も、萬人の心境がその詩の表現が持つ境地にまで向上發展したとき初めて首肯できるものであつて、それまで矢張り詩は特殊人のものであると斷言していゝと思ふ。王宗英君！君もこれ程の理の解らぬ筈はなし、詩を知らぬX君が君の詩をいゝとほめたとすれば　君の詩は詩を知らぬX君位の頭にしか感激を與へぬものかまたは善意にX君が君の詩の持つ境地にまで發達した心境の持主であつたと解してもよからう。」

> 我所說的萬人並不是指連文字都不懂的動物。你應該不會連什麼是「藝術的普遍化」都不知道吧。藝術如果一直都只在特殊的人擁有的境界中流通的話，藝術家終究也不需要這麼努力了不是嗎。比如說，即使讓下等動物讀詩，牠們也不會感動和理解吧。我所說的萬人、或者不懂詩的Ｘ君，這個萬人至少是解釋為一般世人，而不是像你這種斷言詩是特殊人的東西的笨蛋。[37]

可以看到在1924年這個時間點，王宗英和上清哉兩人各自所抱持的詩觀／藝術觀。前者認為詩是屬於「萬人」的東西，後者則認為詩是屬於能夠達到詩所表現的某種境界的「特殊的人」的東西。雖然此時尚未使用「民眾」或「大眾」這些既定詞彙，但是從王宗英主張「藝術的普遍化」的論述中，可以嗅到1930年代藝術大眾化論爭的煙硝味。王宗英比同時代其他人都早先察覺到藝術普遍化的風潮，應該可以說是受到《日本詩人》主張將詩滲透到民眾這樣的思想的影響吧。

在這場論爭持續的同時，1924年6月，《日本詩人》4卷6期「新詩人號」出版。在此之前，雖然同誌的ＳＴＳ〈地方詩壇概觀〉一文已經介紹過後藤大治的詩集《倚著亞字欄》和詩刊《熱帶詩人》[38]，但並沒有刊登過台灣作者的詩作。而這次的「新詩人號」中，一舉選刊了兩位來自台灣的作者的詩：後藤大治的〈五官醉賦〉和王宗英的〈朝〉，〈五官醉賦〉更成為四篇入選的其中之一。不過，「新詩人號」的內容其實是被評審詩人們否定的：「大多數的詩都落於俗套，詩作感性很淺，一篇佳作也沒有」；[39]「最失望的事是，成堆劣作，連一篇讓我佩服的詩都沒有」；[40]〈五官醉賦〉也幾乎只得到劣評：「後

37 王宗英，〈大自然を凝視めて〉，《臺南新報》，1924.06.16，6版。原文：「僕が云ふ萬人とは文字の知らない動物までを指してゐるのではない。藝術の普偏化と云ふことはまさか君には解らない事はないだらう。藝術が若し何時までも特殊な人のみ持つ境地にしか通じなかつたら、所詮藝術家がそんなに努力する必要がないではないか。例へば下等動物に詩を讀ませても決して感銘するとか知るとか云ふ筈はないでせう。僕が云ふ萬人とか詩の知らぬＸ君とかは、少なくとも萬人を一般世人を解釋して、矢張り詩は特殊人のものであると斷言した君のやうな莫迦ではない。」

38 STS，〈地方詩壇概觀〉，《日本詩人》4卷1期（1924.01），頁127-128。

39 萩原朔太郎，〈感想〉，《日本詩人》4卷6期（1924.06），頁114。

40 千家元麿，〈選後の感想〉，《日本詩人》4卷6期，頁120。

藤大治君因為是已為人所知的詩人，所以沒有什麼差錯。但是已經失去之前的詩集《倚著亞字欄》中可以看到的純真。我希望他能多挖掘自己的個性」；[41]「後藤大治雖然已經有詩集了，但是這首詩變得饒舌又無聊，聽起來也很糟。總之是缺乏一貫的熱情」。[42] 王宗英的詩則未受到評論。

既然所受評價如此之低，後藤大治和王宗英為何能夠獲得入選及刊登？值得一提的事實是，「新詩人號」的評審者之一佐藤惣之助曾於1922年來台旅行，[43] 且後來在《熱帶詩人》持續發表詩作，與後藤大治早已認識。〈地方詩壇概觀〉一文的作者ＳＴＳ極有可能便是佐藤惣之助（SaTou Sounosuke）的縮寫。而《日本詩人》「新詩人號」的投稿方法，乃是投稿者自行選擇一位評審詩人並將詩稿寄給該名詩人。[44] 這樣訴求投稿者與選評者的人際關係的編輯方針所導致的結果是，所謂的「新詩人」經常是在之前的「地方詩壇報告」中已出現過的名字。[45] 黑坂みちる認為，此現象「恐怕是詩話會所建立的『中央詩壇』和『地方詩壇』的人際網絡作為『新人推薦時的好參考』，按照原定計畫發揮了功能。」[46] 從上述後藤大治〈五官醉賦〉的評論的確可以看到，評論者幾乎都是在已經知道後藤大治及其詩集《倚著亞字欄》的基礎上進行評論的。因此，王宗英能夠擠入刊登名單，有極大可能是由後藤大治鼓勵《熱帶詩人》與《戎克船》成員一起投稿，與後藤大治的詩稿一併送到佐藤惣之助手上之故。雖說如此，能夠在一群不為人知的殖民地詩人當中脫穎而出，仍屬不易。「新詩人號」出版以後，後藤大治寫了一篇王宗英的專論，文章中便寫道：

41 福田正夫，〈個人評〉，《日本詩人》4卷6期，頁118-119。

42 勝承夫，〈批判と主張〉，《日本詩人》4卷8期（1924.08），頁110。

43 佐藤惣之助年譜中提及他「在台中受到認識的詩友款待」。見藤田三郎，《佐藤惣之助一詩とその展開一》（日本長野：木菟書館，1983），頁422。推測該「詩友」為後藤大治的可能性不低。因為在這之後，不僅他開始在後藤大治發行的《熱帶詩人》持續發表詩作，後藤大治也開始在佐藤惣之助創辦的《嵐》上發表詩作。《佐藤惣之助一詩とその展開一》一書中也刊載了佐藤惣之助與後藤大治的合照。

44 〈詩の投稿を募る〉，《日本詩人》4卷4期（1924.04），廣告頁（無頁碼）。投稿規定的第二點中明記可選擇的詩人有以下六位：川路柳虹、白鳥省吾、千家元麿、萩原朔太郎、佐藤惣之助、福田正夫。

45 黑坂みちる，〈『日本詩人』の活動：〈詩〉のありようと〈新詩人〉への目配り〉，勝原晴希編，《『日本詩人』と大正詩：〈口語共同体〉の誕生》，頁122。

46 同註45，頁123。

> 在中部小小開出的花，眼看就要在台中散發出香氣，那是現在正遠在內地綻放芳香的他——王宗英君，是在台灣出生的一人。
>
> 他若只作為本島人諸君的都市或大腦而生，只擁有那樣的資格就很好了，但是他不止於此，還是我們夥伴中最努力的人，最近如虹的氣勢也屬第一。[47]

所謂「正遠在內地綻放芳香」，指的應正是王宗英的詩作能夠登上日本內地詩壇主流雜誌的《日本詩人》一事。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後藤大治對於王宗英的肯定——不論是作為本島人中的佼佼者，還是作為一名勤於寫詩的努力家。文中也提到後藤大治對於王宗英本人的印象：「他總是幾乎要忘記自己是本島人這件事，他總是在協會和聚會中笑著附和，而且他總是說『老是拘泥於那種芝麻小事，人要怎麼辦呢？』」[48] 另一方面，後藤大治給予王宗英的詩如下的評價：

> 他的詩像是馬糞紙一般地僵硬而粗糙。
>
> 但是，他的生命所在之處並非如此，應該成為個性與生活的中心的，乃是具有現實性的直接的力量。在實際生活上綻放出的雄蕊之力。[49]

「像馬糞紙僵硬而粗糙」實在不能算是正面的評價，似乎給人不知變通、未經修飾之感。可以說後藤大治對於王宗英的詩藝的評價不高，但肯定王宗英的人格以及勤奮。接著，後藤大治也提到了此前王宗英與上清哉的論戰：

---

47 後藤大治，〈戎克船の詩工を評す（四） 王宗英君〉，《臺南新報》，1924.06.30，6版。原文：「中部に小さく咲き出た花がやがて臺中に香を上げ、それが遠く內地にまで今や香はんとしてゐる彼れ王宗英君は、臺灣が生まんとしてゐる一人である。」「彼れが本島人諸君の都市として大腦として生れるだけの資格はそれだけでもいいのだが彼れは私達仲間の一番勉強家で最近すばらしく勢のいいのも第一である」

48 同註47，原文：「彼れは本島人と言ふことを忘れかけてゐる、彼れは協會も會も笑ひに附してゐる、そして彼れは「そんなせゝこましい小さい事で人間がどうしますか」と言つてゐる」。

49 同註47，原文：「彼れの詩は馬糞紙の様に硬張つてがさついてゐる。しかし彼れの生命とする處はそんなのではなくして性格と生活かうの中心となるべきものは現實的で直接的な力である、實生活の上に咲き出た雄蕊の力である。」

> 在這之前，他說好詩是能被萬人所理解的詩，似乎收到了嚴苛的惡評。這些也是表現他具有現實性的見解的證據。給予惡評的人也是有其道理。總而言之是彼此的立場相異。評論者是尊崇為藝術而藝術的境界，而王君則是著眼在為人生而藝術。[50]

從這段話可以看到後藤大治似乎認為上清哉與王宗英之間只是「為藝術而藝術」和「為人生而藝術」的立場不同罷了。雖然在這之後，後藤大治曾在詩論中提到「詩不是萬人之中百人擁有的東西，而是萬人之中萬人擁有的東西、或說應該擁有的東西才對。」[51] 但在這裡並未特別表明立場，也並未特別為某一方說話，可以說是為了替兩人打圓場吧。

（四）入選《詩人年鑑》（1925-1928）

那麼，王宗英對後藤大治的看法又是如何？1925年3月，後藤大治由詩話會推薦入選日本詩壇最具代表性的年刊《日本詩集》。[52] 作為祝賀，王宗英撰寫了〈初見面時的後藤大治氏〉一文。文章中提及他與後藤大治第一次見面是在三年前「雜誌《熱帶詩人》的討論會」上：「（後藤）不等別人介紹，就在我面前點了一下頭，說『王先生嗎？我是後藤』，說完以後又繼續和清潮或秋湖說話」「總覺得最初的印象好像有點冷淡」。[53] 依照文中的敘述，可以推測該討論會應是在1922年年底。1924年3月，後藤大治為了新雜誌《戎克船》重新召集《熱帶詩人》時代的同人。這時候王宗英對後藤大治有了不同的印象：「每個月一次的聚會，都一定可以沒有任何隔閡地和後藤先生見到面。每次見

---

50 同註47，原文：「此の前彼れがいい詩は萬人に理解される詩であると言つて、きつい惡評をいたゞいて居た樣であつたが、これ等も彼れの現實的な見解を表してゐる證據である、惡評した人にも一理はあるが、要は彼此立場を異にしてゐる、評者は藝術のための藝術境を尊ふ樣だし王君は人生の爲めの藝術を主眼としてゐる。」

51 後藤大治，〈詩と人生〉，《臺灣遞信協會雜誌》59期（1924.08），頁35。原文：「詩が萬人の百人の中にあるのではなくて、萬人の萬人、の中にあるものであり、あるべきものであるからです。」

52 〈日本詩集への推薦〉，《日本詩人》5卷3號（1925.03），頁112。

53 王宗英，〈始めてあふた後藤大治氏〉，《臺南新報》，1925.05.04，6版。原文：「誰の紹介を待たずに私の前でかるく禮をして『王さんですか　私は後藤です』」と云ふて又と、清潮や秋湖と話しをし續けた」「最初の印象は冷淡なやふうな氣がした」。

面的時候他都會鼓勵我，所以我總是非常高興。從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開始，現在又再度被以『王先生』稱呼，不由得感到誠惶誠恐。自己一開始竟然以為他是冷淡的人，現在想起來就覺得非常地不好意思。」[54] 從這裡可以確認王宗英對於後藤大治的尊敬，以及後藤大治對於王宗英的期待與重視。同年4月，《日本詩人》開始徵集6月的「新詩人號」稿件，很有可能是透過上述「每個月一次的聚會」中的鼓勵，王宗英才得以和後藤大治一起投稿，並登上「新詩人號」吧。

「新詩人號」以後，後藤大治開始持續在《日本詩人》和《日本詩集》發表詩作，而王宗英僅在「新詩人號」刊登一次以後便未再該誌發表作品。即使如此，還是可以看到王宗英與「詩話會所建立的『中央詩壇』和『地方詩壇』的人際網絡」之間的連結。1925年，佐藤惣之助創辦詩誌《詩之家》，第二期即可以看到後藤大治的名字：「詩之家由與詩社成員熟識的名古屋的高木斐瑳雄、仙台的石川善助、台灣的後藤大治擔任我們的代理」；「八月初與橫濱詩人俱樂部的大家一起，為後藤大治、內野健治、厚見他嶺男三人舉辦來濱歡談會」。[55] 到了第三期（1925年9月）「王宗英」的名字即出現在「成為詩之家之友的人」的名單上，[56] 由後藤大治所介紹的可能性很大。不過，兩人後來皆未在《詩之家》上發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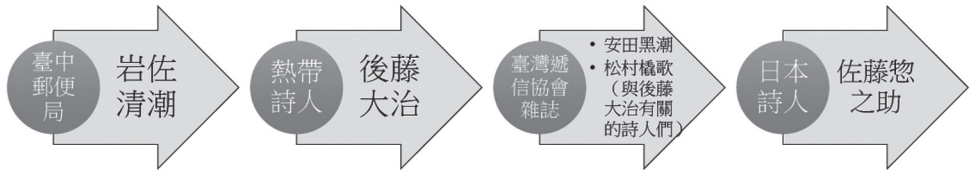


圖3　王宗英與台日詩壇人際連結推測圖

54　同註53，原文：「每月一回の集合には必らず後藤さんと、何んのへだてなく會ふことが出來た　會ふ度に激勵してくれるので私は非常に嬉しかつた　そして始めて會つた時から今でも又『王さん』と呼んでくれるのが何だか恐縮に感じてし樣がなかつた。最初冷淡な人だと思つた自分は今が堪らなく恥しくなつて來た」。

55　〈詩之家に入会されし人〉；《詩之家》第1年第2輯（1925.08），無頁碼。原文：「詩之家は社人と親しい名古屋の高木斐瑳雄、仙臺の石川善助、臺灣の後藤大治が取次いで下さる事になつてゐます。」「八月初旬橫濱詩人俱樂部の人人と共に，後藤大治、內野健治、厚見他嶺男三君の來濱歡談會を摧す。」

56　〈詩之家の友となりし人（二）〉，《詩之家》第1年第3輯（1925.09），頁22。

綜上所述，王宗英在台日詩壇的人際連結，可由下圖表示：

黑色圓形部分，表示人際關係的接觸點；灰色箭頭的部分則代表透過接觸點所產生連結的人物。首先，因同在台中郵便局通信係共事，王宗英於1921年結識了後藤大治詩人集團的岩佐清潮。其次，岩佐得知他對詩的興趣後，鼓勵他投稿《熱帶詩人》。在1922年底「《熱帶詩人》的討論會」上，王宗英結識後藤大治，並持續在《熱帶詩人》和之後的《戎克船》等後藤主辦的雜誌發表作品。再者，王宗英也由此因緣結識後藤大治詩人集團的其他成員安田黑潮、松村槭歌等郵局詩人，受到安田黑潮的鼓勵而持續寄稿於《臺灣遞信協會雜誌》。1924年6月，《日本詩人》「新詩人號」公開徵稿，推測可能由後藤大治為首，連同此時《戎克船》成員的稿件一起寄給評審佐藤惣之助。最後是由後藤大治與王宗英登上「新詩人號」。另一方面，王宗英也透過後藤大治的關係，與《日本詩人》編輯佐藤惣之助有所連結，進而成為雜誌《詩之家》的成員。

1925年3月，日本著名詩人草野心平（1903-1988）在《臺南新報》發表〈對詩壇的感想〉一文，評點了《日本詩人》上如福田正夫、白鳥省吾等詩人，並批判了日本詩壇的現狀。最後一段，他提到：「在台灣好像詩也正在流行的樣子，優秀的詩人出現著實令人愉快，就我記憶所及有後藤大治、下俊吉、王宗英、倉持玉之助等人」，[57] 由此可知，此時王宗英已可以說是台灣具代表性的詩人之一。同報刊登的文藝評論中，此後也經常可以看到王宗英的名字：「在本島人中，（王宗英）先生和謝文倉君正在發光發熱」；[58]「本島人在寫詩的人當中，值得一提的只有此人（王宗英）」；[59]「王宗英君是本島人中唯一的詩人」；[60]「現在只要一步……只要踏出一步，已作為台灣詩人王來

57 草野心平，〈詩壇への感想〉，《臺南新報》，1925.03.18，6版。原文：「臺灣にも大分詩が流行つてゐるやうだ、すばらしい詩人が生れると愉快だ、私の記憶には後藤大治、下俊吉、王宗英、倉持玉之助などがある」。

58 後小路徹子，〈三月の水文〉，《臺南新報》，1925.04.08，6版。原文：「本島人の中で氏と謝文倉君とが光つてゐる」。

59 ABC，〈『戎克船』一月號合評〉，《臺南新報》，1926.01.11，5版。原文：「本島人の詩を作る人の內で話せるのは此男だけだ」。

60 覆面小冠者，〈臺灣詩人首實檢　岩佐君外等々〉，《臺南新報》，1926.02.11，5版。原文：「王宗英君、本島人の唯一の詩人」。

法的你，就可以被放在能君臨內地詩壇的位置與環境了」。[61] 可以看到，至少在此時《臺南新報》的評論中，作為「本島人」，王宗英所擁有的詩才可能是最受人期待的。

1926年10月，詩話會解散，《日本詩人》亦廢刊。1927年，後藤大治仿照詩話會年刊《日本詩集》，在台灣創辦了年刊《臺灣詩集》，收錄十位在台詩人的作品。王宗英在詩集中署名王來法，是其中唯一一位台灣詩人，計有〈春〉、〈私の精神が伸びてゆく朝（我精神振奮的早晨）〉、〈非常なる食慾（非常的食慾）〉、〈午後の工場（午後的工廠）〉、〈髮（頭髮）〉、〈土に親しむ（親近土地）〉、〈朝（早晨）〉七首詩被收錄其中。[62] 1928年，《臺灣詩集》被日本「詩人協會」選錄三首詩刊載在《詩人年鑑》，[63] 分別是王來法的〈春〉、上清哉的〈朝の漫步に（早晨漫步）〉、後藤大治的〈春へまゐる（邁向春天）〉三首。在該詩人協會的「年鑑編輯委員」的名單上，可以看到佐藤惣之助的名字。[64] 由此可知，王宗英一直都跟隨著後藤大治在台灣與日本的文藝活動的腳步。後藤大治在這個過程中不吝提攜王宗英，佐藤惣之助亦對於王宗英有若干欣賞，故能使王宗英在1920年代即少見地以「本島人」的身分發表詩作於《日本詩人》和《詩人年鑑》。

然而，就在王宗英創作漸入佳境、似乎正要開創出一條獨當一面的詩人道路之際，卻突然淡出詩壇。1928年以後便完全封筆不再寫詩。為什麼王宗英不再寫詩？根據各類背景資料，可作出以下推測。其一，如川平朝申所述，為了「轉職警察」之故。在《臺灣遞信協會雜誌》發表的隨筆中可以看到王宗英利用閒暇時間研讀《法學通論》的情況。[65] 為了在教育程度不高的情況下轉

61 野口昴，〈劉冬山君その他〉，《臺南新報》，1926.04.19，5版。原文：「今一步……君は實に茲に立つてゐる、一步踏み出すことに依つて君もまた臺灣の詩人王來法在りと內地詩壇に君臨することの出來る位置と環境とに置かれてゐる」。

62 後藤大治編，《臺灣詩集第一輯》（出版地不詳：1927）。

63 「詩人協會」是1928年由原本詩話會與反詩話會的詩人河井醉茗、野口米次郎、高村光太郎、北原白秋、三木露風、島崎藤村作為發起人，由原詩話會成員擔任編輯委員（包括佐藤惣之助在內）發行年刊《詩人年鑑》，可以說是原詩話會年刊《日本詩集》的後身。澤正宏，〈編集復刻版『現代日本詩集』（1927年～1944年）解說〉，《『現代日本詩集』（1927年～1944年）》（日本東京：不二出版，2010.05），頁8-9。

64 詩人協會編，《詩人年鑑》（日本東京：アルス，1928.06），頁509。

65 王來法，〈寒と飢に戰慄く人々〉，《臺灣遞信協會雜誌》63期（1925.01），頁70。

職，他可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而選擇放棄詩藝的精進。1928年1月，王宗英正式進入臺中州巡查教習所受訓，[66] 與他封筆的時間相吻合。然而追根究柢，王宗英為何選擇在此時進入巡查教習所？1927年，長期和他在同單位共事、「互相勉勵」的詩人岩佐清潮調職至台北。同樣在1927年，後藤大治所發起的「臺灣詩人組合」機關雜誌《新熱帶詩風》發行兩期旋即廢刊；年刊《臺灣詩集》亦在發行一期後便告終[67] ——可以說，從王宗英出道以來即支持著他寫詩的系統與人際關係，一時之間面臨解體的命運。這可能是他決定放棄寫詩的第二個理由。其三，在目前階段雖臆測的成分為多，但並非沒有可能性的原因是：台日詩壇越來越偏向普羅詩的寫作傾向，可能對王宗英的警察之路有所阻礙。更不用說與他同時刊登作品在《臺灣詩集》的上清哉和藤原泉三郎，於1929年創辦了介紹普羅文學與普羅詩的《無軌道時代》，甚至甚至一度計劃成立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NAPF）機關雜誌《戰旗》的台灣分部。如此可能成為警職「污點」的文藝活動，對為了成為警察而積極用功的王宗英來說可能必須敬而遠之。

三、王宗英的詩作

王宗英創作日文口語自由詩的時間，前後只有五年左右（1923年1月～1928年1月），但光是目前可知的作品便多達74首。可謂多產。即使時間不長，仍可看到其創作內容與形式的若干變化。透過對這些變化的觀察，筆者試著將王宗英的詩作分為以下三期：（一）第一期（1923）：模仿習作時期；（二）第二期（1924）：自我挑戰時期；（三）第三期（1925-1928）：反璞哲思時期。以下將分別描述各期的創作特色，並各舉出若干詩作為例，說明王宗英在各個時期的側重及進境。

66 王來法，〈臺中州巡查教習生の入所所感〉，《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29期，頁212。

67 1928年雖然報上曾有〈年刊『臺灣詩集』會員募集〉的文章，說明接下來即將發行「第二回的臺灣詩集『昭和三年版』」，入會地址設在後藤大治的住處，然而最後該年刊並未出版。見《臺灣日日新報》，1928.05.05，8版。

（一）第一期（1923）：模仿習作時期

1923年，王宗英從《熱帶詩人》出道，在一年當中發表了17首詩作。在這一年的詩作中，可以看到他模仿在台日人、試圖展現異國情調，並且尚未脫離文語定型詩的習作痕跡。詩作的開展方式相當固定，基本上是透過自然物象的描寫，抒發敘述者自身的情緒。

首先是目前可見王宗英最早的口語自由詩：

臺灣佛教會入佛式の一夜

靜寂を破る鐘が
ゴーン……ゴーン
ゴーン……と
心の底に泌む
一群の僧侶が靜かに
恭々しく讀經すれば
椅楠名香　烏汎線香のにほひが
あだかも何千年の昔の凄さを物語る

紅い絹布の聯（南無私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普諦群生）と鮮やかに
新築の合堂を壯大に思はせる

田舍より態々來に娘が手に線香を持つて
誠心誠意に祈るを聞けば
（われ安かれ　人皆安かれ）と
そして我が戀の叶ふを祈る　わが愛する人の平安を祈るのだ

參拜者は三々五々と押しよせ退き去つて
人波のどよめき群衆のわめきの影にきえ行けば

露天の支那芝居は銅鑼を亂打する
戲姐(ヒートア)が戀唄　悲曲を熱狂に唄ひ
若き娘が熱心に聽きほれる
人衆のわめく聲
銅鑼を亂打する音
深夜まで響き續き行く[68]

臺灣佛教會入佛式的一夜

敲破寂靜的鐘
咚……咚
咚……地
滲透到心底
一群僧侶靜靜地
畢恭畢敬地讀經
椅楠名香　烏汎線香的氣味
宛如訴說著幾千年前的往昔的偉業

紅絹的布聯鮮明地寫著（南無私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普諦群生）
讓人感到新落成合堂的壯大

特地從鄉下前來的女孩手持線香
我聽到她誠心誠意地祈禱：
「（保我平安　保大家平安）
祈禱我的戀情能夠順遂、祈禱我所愛的人平安」

68　王宗英，〈臺灣佛教會入佛式の一夜〉，《熱帶詩人》8期（1923.01），頁9-10。

參拜者三五成群蜂擁過來隨即離去
人潮的嘈雜於群眾的呼喊中消逝而去

露天支那戲劇激烈敲打著銅鑼
hiitoa
戲旦狂熱地唱著戀歌與悲曲
年輕女孩熱衷地聽得入神
人群的呼喊聲
激烈敲打銅鑼的聲音！
直到深夜都持續響振著

這首詩可以看到明顯模仿後藤大治的痕跡。詩中透過背景、物件、氣味、聲音的展示來描寫台灣傳統的宗教儀式，並特意點出椅楠名香、鳥汎線香、紅布聯、銅鑼、傳統戲劇、戲旦等具有異國情調的名詞，都跟後藤大治擅長用台灣特殊事物入詩的手法類似；詩中出現「戲姐（ヒートア）」這樣特意用片假名標台語語音的詞彙運用，也與後藤大治如出一轍。例如下面這一段：

火酒（ホイチウ）を吸ふ
船乗りの唄を唄ふ、そして躍る
金と銀との紙を焚く
水葬を忘れる様に——
又一しきり銅鑼を打つ
銅鑼は俺達の命の聲だ
海の女王を祝する聲だ
そして夜つぴて星のランプで飲み明かす
躍り明かす
明けの金星が波近く傾いても決つして寢ない
寢てはならない

又一しきり銅鑼を打つ[69]

吸飲著火酒(hoijuu)
唱著水手之歌、然後躍動著
焚燒金紙與銀紙
像要忘記水葬一樣——
再打一陣銅鑼
銅鑼是我們生命的聲音
祝福海之女王的聲音
然後將星星當做油燈，喝一整夜的酒
跳一整夜的舞
就算黎明的金星向海浪傾斜也絕不入睡
絕不能睡
再打一陣銅鑼

此為後藤大治1922年發表的長詩〈亂打祝福—水葬與死人船—〉的最後一段。這首詩以高雄港的水葬為題材，描寫在載有屍體的船上，唱歌、敲打銅鑼、燒金紙等葬儀情景。和〈臺灣佛教會入佛式的一夜〉對照來看，可以看到對於台灣不論婚喪喜慶，都狂熱歌唱和激烈敲打銅鑼直到深夜的習俗的描寫。呈現出異國情調式的奇異與神秘感。詩中的「火酒(ホイチウ)」也使用片假名標台語語音，為此詩增添地方語言的元素。1922年5月，後藤大治的詩集《倚著亞字欄》在台中出版，便收錄了這一系列刻意強調台灣風景、風俗與語言特色的詩作。

1922年5至7月，佐藤惣之助來到台灣旅行，並且「在台中受到認識的詩友款待」。[70] 堤玄太指出，佐藤惣之助在「1922年奄美—琉球—台灣旅行」之後，接觸了南方的風土與民謠，產生了相當大的轉變。這個轉變也反映在《日

69 後藤大治，〈乱打祝福—水葬礼と死人船—〉，《炬火》2卷4期（1922.04），頁15。
70 藤田三郎，《佐藤惣之助—詩とその展開—》，頁422。

本詩人》的編輯方針之上。其一是他開始發表詩作方法論〈詩技四唱〉，強調朗讀、吟誦等技巧，其二則是他獲得了新的視野，將過去日本「國內」為主的口語自由詩延伸至與日本語圈完全不同的風土與文化（即在詩中描寫奄美、沖繩、台灣等南方風土）。[71] 1923年開始，佐藤惣之助正式成為《日本詩人》的編輯委員，最明顯的改變即是推動《日本詩人》成為「公器」，讓地方詩人與地方詩刊也進入《日本詩人》的園地。[72] 這應該可以說是1924年「新詩人號」海選時，來自殖民地台灣的後藤大治與王宗英能夠登上《日本詩人》的另一個背景吧。

佐藤惣之助1922年結束旅行回到日本以後，便在《日本詩人》發表了〈琉球雜詠〉、〈八重山情詞〉等融合沖繩地方風俗及語言的組詩，[73] 以及像是〈海扇屏風〉這樣描寫台灣、同時也運用台語的詩作。[74] 從此《日本詩人》陸續刊登沖繩詩人世禮國男描寫沖繩風土與運用沖繩方言的〈琉球景物詩十二篇〉、[75] 中日混血詩人黃瀛描寫天津的日本租界景觀與運用中文標音的〈喫茶店金水〉、[76] 朝鮮詩人金炳昊描寫朝鮮風俗與運用朝鮮語入詩的〈今日は朝鮮のお盆です（今天是朝鮮的盂蘭盆會）〉、〈朝鮮民謠意譯〉等作品，[77] 可以看到強調各個「地方」的口語自由詩創作模式，由日本「國內」的口語自由詩向外延伸、企圖將日本語圈之外的風土文化包括在內的情形。

王宗英的〈臺灣佛教會入佛式的一夜〉可以說是在這一條延長線之上的作品。詩中幾乎是以他者的視線，將原本台灣人的日常祭典加以陌生化。與上面的後藤大治〈亂打祝福〉對照來看，可以說王宗英是透過像後藤大治這樣的在台日人的眼睛在觀看，兩者的情調才會顯得那麼雷同。在這之後，刻意以「熱帶」「南國」風景表現出異國情調的誘惑的，還有〈或る日曜の午后（某個星

71 同註70，頁318-319。
72 同註70，頁320。
73 佐藤惣之助，〈琉球雜詠（斷章その一）〉，《日本詩人》2卷9期（1922.09），頁28-38。佐藤惣之助，〈八重山情詞（琉球雜詠斷章その二）〉，《日本詩人》2卷10期（1922.10），頁66-76。
74 佐藤惣之助，〈海扇屏風〉，《日本詩人》3卷3期（1923.03），頁28-35。
75 世禮國男，〈琉球景物詩十二篇〉，《日本詩人》3卷3期（1923.03），頁86-97。
76 黃瀛，〈喫茶店金水——天津回想詩〉，《日本詩人》5卷9期（1925.09），頁57-58。
77 金炳昊，〈今日は朝鮮のお盆です〉，《日本詩人》5卷12期（1925.12），頁103-104。金炳昊，〈朝鮮民謠意譯〉，《日本詩人》6卷8期（1926.08），頁110-111。

期天午後）〉、〈蓮の花（蓮花）〉等作品。不過，跟持續經營上述佐藤惣之助所推動的「地方」的口語自由詩的後藤大治不同，王宗英很快就不再運用這樣的方式寫詩。或許像這樣刻意將家鄉的尋常事物特殊化、採取觀看他者的視線，無法真正表現出他心目中的詩的樣貌吧。

縱觀王宗英1923年的詩作，多半都採用類似的方式開展：先描寫敘述者所看到的外在風景（大多是自然風景，但也有動物、人群、建築物或街道），接著表達敘述者的情緒，如閒適、寂寞、哀愁、恐懼等等。如〈落陽（落日）〉、〈木の葉の舟（樹葉小舟）〉、〈梧棲の海濱雜感（梧棲の海濱雜感）〉、〈田舍の秋（鄉村之秋）〉、〈廢墟の工場の跡（廢墟工廠遺跡）〉、〈虐げられし者（被虐者）〉、〈勞働頌歌〉等。或者是純粹的自然描寫，如〈春の清水山（春天的清水山）〉〈朝の一幕（早晨的一幕）〉等。下面的〈落日〉一詩即是王宗英相當典型的作品：

落陽

夕陽が沈む
海の彼方の雲を
赤に紫にオレンジに彩つて
——寂寥よ——悲哀よ——
湧き出づる無限の思ひよ
原稿紙に青く滲んで
私の詩と私の思ひとは
宵暗に動き

宵暗に消えて行く
黄昏時のやる瀬なさ[78]

78 王宗英，〈落陽〉，《臺灣遞信協會雜誌》48期（1923.07），頁82。

落日

夕陽沈落
海那端的雲
紅色、紫色、橙色地著上色彩
——寂寥啊——悲哀啊——
湧出的無限的思緒啊
在原稿紙上滲出藍色
我的詩和我的思緒
在日暮中搖動

在日暮中消失而去
黃昏時分的百無聊賴

詩中第一段先描寫黃昏夕陽的景象，接著描寫敘述者內心湧動的情緒。第二段則將敘述者自身的詩和思緒與日暮的景象融合為一。這樣寓情於景、情景交融的描寫，可以說是相當古典的寫法。另一方面，雖然文中盡可能地以口語自由詩的方式呈現，但如頭一句「夕陽が沈む（ゆうひがしずむ）」是七音、最後一句「黃昏時のやる瀨なさ（たそがれどきの　やるせなさ）」是七五音，皆是和歌慣用的節奏。「宵暗」、「黃昏時」、「やる瀨なさ」等也是在和歌中經常使用的古語，可以看到王宗英仍受到日本傳統韻文影響的痕跡。

（二）第二期（1924）：自我挑戰時期

1924年，可以看到王宗英開始有意識地變化形式與題材。這一年王宗英發表的詩作有15首。包括登上《日本詩人》的作品在內，不僅脫離了文語定型詩的形式，甚至挑戰了未曾書寫過的散文詩、視覺詩等新形式。感情表現趨向收斂，毋寧更重視外在現實與詩行的編排。題材方面則增加許多自然歌詠之外的內容。

例如下面這首詩，就完全打破了讀者對於上一期王宗英的詩作的印象：

午後の工場

地殻が破れさうだ
屋根が落ちさうだ
ぐる／＼と廻るものは機械の輪だ
扇風機のやうにばかに風がある。

しゆつ／＼と音を立てるのは革帯の音だ
ひつこめ、來やがれ、危ない！

地殻が破れさうだ、屋根が落ちさうだ
ぐる／＼と
しゆう／＼つと、機械の回　する音が えない

畜生奴！
女工と笑談をしているのが誰だ
おーい
持つて來ぬか、早く

ぐる／＼と、しゆう／＼つと
地殻が破れさうだ
屋根が落ちさうだ。[79]

午後的工廠

地殼快要破裂似的

79　後藤大治編，《臺灣詩集第一輯》，頁24-25。

屋頂快要掉落似的
骨碌碌轉動著的是機械之輪
像電風扇一樣吹著狂風。

咻咻作響發出聲音的是履帶的聲音
手縮回去！不要過來！危險！

地殼快要破裂似的、屋頂快要掉落似的
骨碌碌地
咻咻作響地、機械迴轉之聲不絕於耳

混帳東西！
在跟女工開玩笑的人是誰！
喂——！
還不拿過來！快點！

骨碌碌地、咻咻作響地
地殼快要破裂似的
屋頂快要掉落似的。

這首詩表現了勞動現場中的噪音體驗。首先運用日文的擬態語和擬聲語，描寫工廠中彷彿要震破地殼、震壞屋頂的機械「骨碌碌轉動著的是機械之輪」、「咻咻作響發出聲音的是履帶的聲音」。接著重現工廠中的警告聲「手縮回去！不要過來！危險！」、怒罵聲「混帳東西！／在跟女工開玩笑的人是誰！」與催促聲「喂——！／還不拿過來！快點！」。全詩只透過這些聽覺體驗的描寫，便在客觀上說明了勞動條件的惡劣、在主觀上重現了勞動者在現場所經歷的焦躁感。在工廠裡，人被當作機械般看待、被剝奪了其他感覺，只剩下進入耳朵裡的噪音。此詩完全擺脫了後藤大治與佐藤惣之助的風格，不強調

台灣的特殊性，而表現出了被支配者的日常感覺。也不再出現如〈落日〉一詩中的古雅詞彙，是相當清楚易懂的口語自由詩。對近代化工廠帶給勞動者的恐怖體驗的描寫，可以說是接近普羅詩的作品。在普羅詩剛萌芽的1920年代，王宗英的感覺可以說是相當敏銳。

這首〈午後的工廠〉收錄於1927年出版的《臺灣詩集》中，但其實最早是發表在1924年4月的《戎克船》第二期，在後藤大治對王宗英的專論中，可以看到後藤對於這首詩的評價：

> 我能幾近舒暢地感覺到他在工廠所感覺到的東西。
> 絕對不是純粹的，雖然不純，但有力量。
> 展現的並非是單純的工廠，而是真真切切的苦痛、煩惱、歡笑、慰藉。[80]

文中讚道「果然還是〈午後的工廠〉寫得好」，並全文引用了這首詩。事實上，後藤大治在王宗英的詩中所感覺到的「現實性」與「力量」，與他所感受到的「不純」、「僵硬」、「粗糙」可以說是一體的兩面。換個角度來看，後藤大治詩中「純粹」、「柔軟」、「細緻」的多彩的異國情調描繪，也不是不能說是缺乏現實性並且虛弱無力的吧。

1924年6月，王宗英以下面這首詩登上《日本詩人》「新詩人號」：

朝

樹々がぐんぐんと芽をふいてゐる
露は朝日に映えて光つてゐる
鳥は露を蹴り落して梢から梢に飛び舞つて

80 後藤大治，〈戎克船の詩工を評す（四） 王宗英君〉，《臺南新報》，1924.06.30，6版。原文：「氣持のよい程僕にほ彼が工場で感したものを感じる。決して純ではない、純ではないが、力がある。」「現はれたもの單なる工場でなくして實に切實なる苦であり悩みであり笑ひであり慰むである事か。」

素晴らしく囀ずつてゐる、

朝だ
きらびやかな朝だ
春の朝だ、

銅鑼を力まかせに打ちつゞく一隊の媽祖参りが通つてゆく
赤い旗
青い旗
茶色の紙傘
かうもり傘。[81]

早晨

樹木使勁地冒芽
露水倒映晨曦，閃耀著
鳥兒踢落露水，在樹梢間飛舞
絕妙地鳴囀著

早晨
燦爛光輝的早晨
春日的早晨

竭盡全力持續敲打著銅鑼的一列媽祖參拜的隊伍通過
紅旗
藍旗

81 王宗英，〈朝〉，《日本詩人》4卷6期，頁57。

茶色紙傘

蝙蝠傘。

這首詩雖然不長，但相當耐人尋味。首先，可以看到這首詩因句子字數懸殊而造成活潑的節奏。如第二段的短句結束之後，第三段首句突然出現不換氣的長句「竭盡全力持續敲打著銅鑼的一列媽祖參拜的隊伍通過」，使得閱讀的節奏突然變快，像是呼應詩中媽祖隊伍的出現打破了之前的閒適情調。其後又出現四行極短的句子：「紅旗／藍旗／茶色紙傘／蝙蝠傘」而放慢節奏，造成緩急錯置的效果。其次，第一段的句尾幾乎全用「てゐる」（……著）、第二段的句尾全用「だ」（口語句尾）、第三段的句尾則因為「旗（はた）」和「傘（かさ）」而整齊地以母音「A」結尾，可以說造成一種歌曲般的押韻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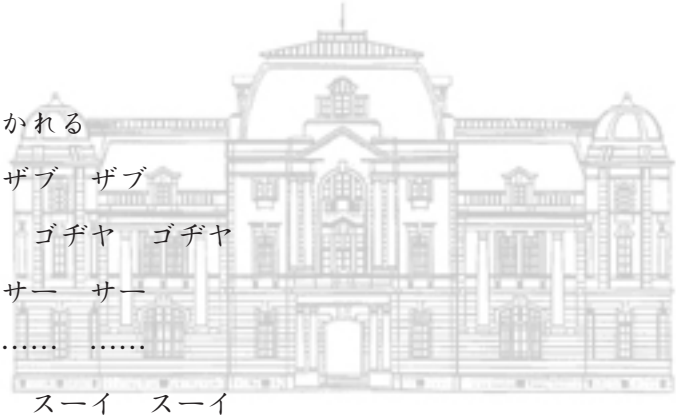
內容方面，這首詩不像在同一期後藤大治的〈五官醉賦〉運用大量台灣特殊意象（該詩用了11個腳註，分別說明「太陽征伐」、「臺灣色」、「銅鑼」、「麻布」等等台灣相關事物），而用了另一種不同的方式帶出台灣。顯而易見的是，〈早晨〉的第一、第二段並非台灣特有的景色，而是一般常見的晨間風景。第三段雖然出現媽祖，但並不像後藤大治那般刻意刻劃，而是若無其事地描寫在大自然當中經過的媽祖參拜隊伍。這或許更接近在地人的眼光——既不特別保持距離、也不特別浪漫化，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這的確表現出與一般日本近代詩不同的感覺——春天的早晨，徜徉在自然景色當中時，突然「竭盡全力持續敲打著銅鑼的一列媽祖參拜的隊伍通過」，各色旗幟和雨傘突然覆蓋了天空——這樣的情景究竟是愉快、還是不可思議、還是煞風景？全憑讀者想像。乍看簡短，卻是相當具有想像空間、表現出台灣人日常感覺的作品。

在第二期，或許是個人創作歷程來到新的進境，也或許是受到刊登《日本詩人》的鼓舞，王宗英的詩作題材變得更加多元。如〈在時代面前下跪（時代の前に跪く）〉探討時代與語言的問題、〈歌頌POSTMAN（POSTMANのうたへる）〉歌詠郵差的工作意義，在純粹描寫自然或抒發個人情懷之外，放入了近代的視野。在近代國語、近代郵政制度、時間制度等等導入殖民地台

灣之際，作為生活在其中的人應如何看待，王宗英用詩作探索了這些問題。形式方面，王宗英也開始嘗試一些過去不曾寫過的詩體，如〈散文詩　故郷の清水へ（散文詩　給故鄉清水）〉挑戰了散文詩的形式，〈雨の線詩（雨絲之詩）〉則是接近視覺詩的作品。尤其〈雨絲之詩〉相當具有實驗性：

雨の線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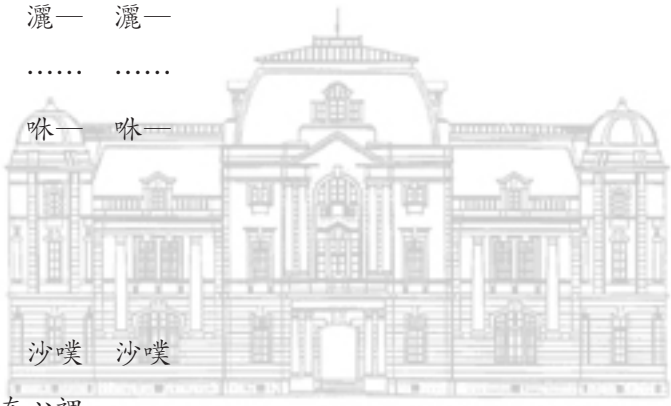
雨の降る音しづかにきく
ズアラ　ラ　ラ　ラ　ザ　ザ　ザ……
心に降る
ズアラ　ラ　ラ　ラ　ザ　ザ　ザ……
雨の線しづかに見る
スーイ　スーイ……　……
……
……
風にふかれる
ザブ　ザブ　ザブ
ゴヂヤ　ゴヂヤ　ゴヂヤ
サー　サー　サー
……　……　……
スーイ　スーイ　スーイ
……
……
……
ザブ　ザブ　ザブ
心に雨が降る[82]



82　王宗英，〈雨の線詩〉，《臺南新報》，1924.09.19，6版。

雨絲之詩

靜靜地聽著落雨之聲
嘩啦　啦　啦　啦　沙　沙　沙……
下在心裡
嘩啦　啦　啦　啦　沙　沙　沙……
靜靜地看著雨絲
咻—　咻—……　……
……
……
被風吹著
沙噗　沙噗　沙噗
咕喳　咕喳　咕喳
灑—　灑—　灑—
……　……　……
咻—　咻—　咻—
……
……
……
沙噗　沙噗　沙噗
雨下在心裡



這首詩的內容非常簡單，若扣掉描寫雨的聲音與形象，真正有意義的句子只有五句：「靜靜地聽著落雨之聲／下在心裡／靜靜地看著雨絲／被風吹著／雨下在心裡」。然而，這首詩最重要的「意義」，就正是在這五句以外的部分。首先，王宗英利用片假名，在原本常見的描寫下雨的日文擬聲語「バラバラ」「ザーザー」之外，自己創造了如「ズアラ　ラ　ラ　ラ」、「スーイスーイ」的雨聲，還有夾雜著風聲的「ザブ　ザブ　ザブ」、「ゴヂヤ　ゴヂ

ヤ　ゴヂヤ」、「サー　サー　サー」等不同的雨聲。這種對聲情的創造力，在日本近現代詩當中是相當重要且並不鮮見的。再者，跟平常標點符號的用法不同，詩中大量以刪節號「……」來模擬雨絲的形象。這是筆者認為這首詩接近視覺詩的理由。雖然這首詩的編排並不如阿波利奈爾的名詩〈雨〉一樣，將字母完全如畫圖一般編排，模擬被風吹斜的雨絲形象，但是王宗英單單利用刪節號也做出了各種不同的變化。如第二、四行只有一列「……」，看起來雨勢尚緩，第六行時出現了兩列「……　……」，看起來雨勢開始轉急。第七、八行出現了兩行「……／……」，則看得出來雨量變多。後面更出現了三列、三行的刪節號，伴隨著風勢以及各種擬聲語的出現，可以想像眼前風狂雨驟、傾盆大雨的樣子。這一切都不是透過單純的描寫，而是透過片假名創造的聲音與標點符號創造的圖像來表現。這樣的寫作手法跳脫了過去王宗英創作既有的框架，即使放在整個戰前台灣詩史來說都是相當少見的。

（三）第三期（1925-1928）：反璞哲思時期

1925年，王宗英活躍於《臺南新報》，一年內總共發表了21首詩作。1926年開始，王宗英的創作與發表頻率明顯減少，兩年多共得21首詩。這一期的詩作，形式上少如第二期般做出新的挑戰，但口語自由詩形式運用熟練，承襲了第二期活潑的語言特色。內容上則轉向深沉，開始探討時間、生死等哲學題材，自然歌詠的詩作再度增加。

如以下〈時はゆく（時間流逝）〉即為探討時間的詩作：

時はゆく

柱こよみを一枚めくる
又一枚めくつてと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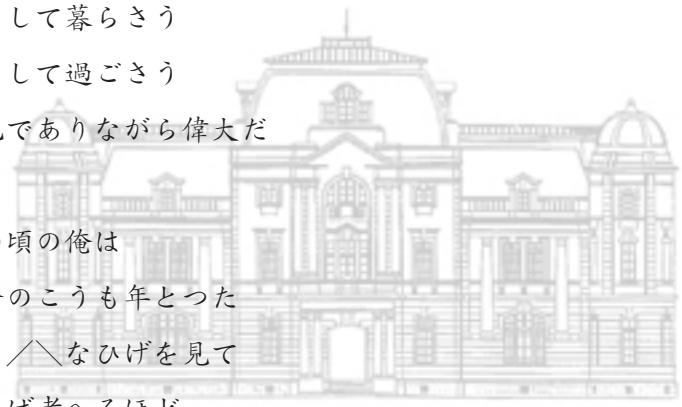
時は惜しみなく
全くなんの殘り惜しみもなくゆく

過ぎてゆく
流れてゆく

時はかく過ぎてゆくことをどうせう
時が過ぎてゆく後から後から
ついてくることを！

宇宙の時が
長い一線の糸とたとふれば
人間の一生がその目に見ゑない
線と線のつぎ目だ

あたへられたこの一生を
どうして暮らさう
どうして過ごさう
平凡でありながら偉大だ



この頃の俺は
自分のこうも年とつた
ぼう／＼なひげを見て
考へば考へるほど
この時が分らなくなつてくる。[83]

時間流逝

翻過一張日曆

83 王宗英，〈時はゆく〉，《臺灣遞信協會雜誌》65期（1925.04），頁80。

又翻過、撕掉一張

時間從不吝惜
不論什麼都不剩餘不吝惜地消去
消逝而去
流逝而去

時間就這樣過去，該如何是好
時間過去，從後方再從後方
跟隨而來！

假如宇宙的時間
是一條長長的線
人的一生是那看不見的
線與線的接縫

被給予的這一生
該怎麼活下去
該怎麼過下去
平凡同時偉大

此時的我
自己已這樣上了年紀
看著蓬亂的鬍鬚
越是思考
越不瞭解時間是什麼了。

這首詩在語言上相當口語，形式也無特殊之處。但內容卻是過去的作品當中少

有的深沉。或與王宗英這段時期遭遇的生活轉變有關。1924年7月12日，王宗英的小女兒因肺炎夭折，王宗英悲痛已極。[84] 接著在10月發表的詩中，他提到「看到鬍鬚蓬亂的老人時／我總是會眷戀起死去的父親」[85] ——因為7月時王宗英的父親還同為女兒的逝世流淚，可知其父也是在這段時期才過世的。再者，10月19日，王宗英的家因火災付之一炬，王宗英在焦土面前度過了飢寒交迫的夜晚。[86] 可知這段時間王宗英遭遇了一連串的噩耗與打擊。1924年10月以後，產量一直很豐富的王宗英突然有四個多月沒有發表詩作，而後才開始在《臺南新報》恢復活躍。〈時間流逝〉一詩中對於時間、對於人生的感嘆與困惑，應該可以說是從其實際的人生經驗中萌生出的新課題吧。

相關的主題在此期經常出現，如〈闇夜は私の鬼です（暗夜是我的鬼）〉描寫親愛之人已不在人世的恐懼；〈氣節の風車（季節的風車）〉探問季節的流轉與人生的意義；〈なやみ（煩惱）〉對於未來與過去抱持著恐懼與怨念；〈無題〉則思考死亡的意義。此外，歌詠自然的詩作在這一期再度增加，如〈春に入る（立春）〉、〈土に親しむ（親近土地）〉、〈颶風〉、〈蟬〉、〈歌でも唄ひたい朝（想唱個歌的早晨）〉、〈秋に入る朝（入秋的早晨）〉、〈郊外の秋色（郊外的秋色）〉、〈春〉、〈私の精神が伸びてゆく朝（我精神振奮的早晨）〉、〈合歡のとんねる（合歡隧道）〉、〈いかたかづら（九重葛）〉、〈秋〉、〈樂しきざる日（鬱鬱寡歡之日）〉、〈朝の散步（早晨的散步）〉等皆是這類的作品。不過，王宗英此時的作品已是完全的自由口語詩，而不再像第一期有著文語定型詩的影子。且內容雖然看似回歸第一期春秋朝暮的興嘆，但其歌詠自然時，常提及對於宇宙與自然的規律等哲思，而不僅是如第一期般純粹抒發個人的喜怒哀樂。

四、結論

本文一方面藉由爬梳王宗英的生平情報，挖掘出1920年代一位尚未被認識

84 王宗英，〈涙の日記〉，《臺南新報》，1924.07.21，6版。
85 王宗英，〈父〉，《臺灣遞信協會雜誌》61期（1924.10），頁64。
86 王來法，〈寒と飢に戰慄く人々〉，《臺灣遞信協會雜誌》63期（1925.01），頁70-71。

的台灣詩人，另一方面則藉由調查王宗英跟日本詩壇的關係，理出台灣日文口語自由詩不為人知的一條血脈。

王宗英身為基層公務員、於職場結識在台日本詩人故進入詩壇、只在日人創辦的雜誌上發表作品等經歷的非典型性；運用流利的近代日語卻夾雜有日文古語與台語的新語言風貌、採用跳脫傳統詩形的口語自由詩形式、表現殖民地人民視角的台灣風俗與自然或勞動者現實感受等作品的先驅性，都足以說明過去他長期不為人知並非是因為缺乏研究價值，而是由於研究方法或研究範圍等限制而未受到注意。身為1920年代台灣的「新」詩人，王宗英突破了教育程度、經濟狀況和民族隔閡等限制，由台灣詩壇一路登上日本詩壇，創造出了屬於台灣人的口語自由詩。從1920年代日本詩壇主流的詩話會、到曾經旅台的日本詩人佐藤惣之助、到於殖民地長居久住的後藤大治、再到台灣詩人王宗英，在邊緣的邊緣中，王宗英並不拘泥於主流風格、也不執著於標舉邊緣，而是擷取各種要素並化為己用，使其最終能寫出有別於日本詩人、也有別於在台日人的屬於殖民地人民視角的作品。

附錄　王宗英作品列表

1. 本表以漢珍數位圖書公司、ゆまに書房「臺灣日日新報清晰電子版」、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為調查基礎，再以台日各圖書館及文學館之館藏調查為輔增添資料。
2. 未備註文類者即為詩。
3. 白底表台灣發表之作品，灰底表日本發表之作品。

日期	報刊名稱	卷期	作者	標題	備註
1919.04.16	臺灣日日新報		牛罵頭 王來法	朱甕歌壇『楚石選』	短歌
1919.07.19	臺灣日日新報		牛罵頭 王來法	朱甕歌壇『楚石選』	短歌
1923.01.27	熱帶詩人	2-8	王宗英	臺灣佛教會入佛式の一夜	
1923.03.12	熱帶詩人	2-9	王宗英	酒に感謝する	
1923.04.10	熱帶詩人	2-10	王宗英	春の清水山	
1923.05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46	王來法	古き手帳より、晩春の憂鬱	隨筆
1923.05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46	王來法	朝の一幕	
1923.06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47	王來法	木の葉の舟	
1923.07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48	王宗英	落陽	
1923.07.15	臺南新報		王宗英	或る日曜の午后	
1923.07.22	臺南新報		王宗英	蓮の花	
1923.08.02	臺南新報		王宗英	梧棲の海濱雜感	
1923.09.26	臺南新報		王宗英	はづかし屋の娘	
1923.10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51	王宗英	田舍の秋	
1923.10.04	臺南新報		王宗英	廢墟の工場の跡	
1923.10.13	臺南新報		王宗英	月光の美を浴びて	
1923.10.14	臺南新報		王宗英	虐げられし者	
1923.11.17	臺南新報		王宗英	心の象徵	
1923.11.20	臺南新報		王宗英	勞働頌歌	
1923.12.04	臺南新報		王宗英	こし方を思ひて	
1924.03	戎克船	1	王宗英	狂女	存目

日期	報刊名稱	卷期	作者	標題	備註
1924.04	戎克船	2	王宗英	午後の工場	後收入『臺灣詩集』（1927）
1924.04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55	王宗英	病中雜感	隨筆
1924.04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55	王宗英	みどり川	
1924.05	戎克船	3	王宗英	幽閑な月	存目
1924.05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56	王宗英	偶感偶言、健やかにして若き君よ	隨筆
1924.05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56	王宗英	散步	
1924.05.26	臺南新報		王宗英	文藝愛好者の言葉	詩論
1924.06	日本詩人	4-6	王宗英	朝	
1924.06.02	臺南新報		王宗英	散文詩　故郷の清水へ、故郷にて詩二篇	
1924.06.16	臺南新報		王宗英	大自然を凝視めて	詩論
1924.06.23	臺南新報		王宗英	創作　彼女の形見	小說
1924.06.28	臺南新報		王來法	起てよ亞細亞	社論
1924.07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58	王宗英	ねむの並木道	
1924.07.21	臺南新報		宗英 王來法	淚の日記	隨筆
1924.08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59	王宗英	時代の前に跪く	
1924.08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59	王宗英	清談、淚の記錄	隨筆；「淚の記錄」初出：『臺南新報』「淚の日記」（1924.07.21）
1924.09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60	王宗英	POSTMANのうたへる	
1924.09.18	臺南新報		王宗英	紫光線上に立つ	
1924.09.19	臺南新報		王宗英	雨の線詩	
1924.10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61	王來法	靜思	隨筆
1924.10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61	王來法	擬詩二篇：午後、父	
1924.11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62	王來法	時計を合はす事を	隨筆

日期	報刊名稱	卷期	作者	標題	備註
1925.01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63	王來法	小包引受の窓口より、寒と飢に戰慄く人々	隨筆
1925.02.09	臺南新報		王宗英	詩劇　晴れゆく魂（一幕）	劇本
1925.02.25	臺南新報		王宗英	短唱數首（詩）：髮、妻、人はこう云ふことを始終繰返してゐる、午後	
1925.03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64	王宗英	烏日溪の釣	隨筆
1925.03.04	臺南新報		王宗英	深夜詩懷	
1925.03.11	臺南新報		王宗英	春に入る	
1925.03.18	臺南新報		王宗英	土に親しむ	
1925.04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65	王宗英	忙中の閑	隨筆
1925.04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65	王宗英	時はゆく	
1925.04.01	臺南新報		王宗英	善良なる古風人（詩）、生蕃即興詩	
1925.04.08	臺南新報		王宗英	戀慕の最高潮時（詩）、時はゆく	「時はゆく」初出：『臺灣遞信協會雜誌』65（1925.4）
1925.04.20	臺南新報		王宗英	詩か！死？？重に現狀の臺灣詩壇を評せる	
1925.04.27	臺南新報		王宗英	闇夜は私の鬼です（詩）	
1925.04.28	臺南新報		王宗英	月夜の自然を愛す（詩）	
1925.05.04	臺南新報		王宗英	始めてあふた後藤大治氏	隨筆
1925.05.25	臺南新報		王宗英	ある婦人の秘密（詩）	
1925.06.22	臺南新報		王宗英	タヾれてゆく夕心（詩）	
1925.07.17	臺南新報		王宗英	颶風他二篇（詩）：颶風、蟬、歌でも唄ひたい朝	
1925.09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69	王來法	炎暑の日記	隨筆
1925.09.11	臺南新報		王宗英	秋に入る朝	
1925.11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70	王宗英	郊外の秋色	
1925.11.30	臺南新報		王宗英	藝術の內臺人融合に及ぼす影響	論述
1926.01	戎克船		王宗英	冬、惜別	存目；總期數不詳

日期	報刊名稱	卷期	作者	標題	備註
1926.02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72	王來法	真實へ	隨筆
1926.02	戎克船		王宗英	隣春の夜、恐怖と猜疑	存目；總期數不詳
1926.06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75	王來法	「郵便貯金激減の對策」讀後感	評論
1926.06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75	王來法	永田氏を送る	隨筆
1926.06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75	王來法	氣節の風車	
1927	臺灣詩集	1	王來法	春、私の精神が伸びてゆく朝、非常なる食慾、午後の工場、髪、土に親しむ、朝	「午後の工場」初出：『戎克船』2（1924.4）「髪」初出：『臺南新報』（1925.2.25）「土に親しむ」初出：『臺南新報』（1925.3.18）「朝」初出：『日本詩人』4-6（1924.6）
1927.01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76	王來法	合歡のとんねる、いかたかづら	
1927.01	新熱帶詩風	1	王來法	汝等の言葉に動く一	存目
1927.02	新熱帶詩風	2	王來法	不快	存目
1927.04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78	王來法	主のない貓	
1927.04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78	王來法	雜記帳	隨筆
1927.06.20	我等と通信	2	王來法	窓口勤務者の言葉	隨筆
1927.08.19	臺灣日日新報		王來法	戎克船同人詩品：落書	
1927.10.28	臺灣日日新報		王來法	戎克船同人詩品／王來法集：秋、なやみ、樂しきざる日、無題、言志、鑪の音は神經をそがす，貧血の畸形兒の幽靈である	
1928.01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79	王來法	戶水昇氏著「この一二年」讀後感	評論

日期	報刊名稱	卷期	作者	標題	備註
1928.01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79	王來法	朝の散歩	
1928.02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80	王來法	春	初出：『臺灣詩集』（1927）
1928.02	臺灣遞信協會雜誌	80	王來法	修養坐談	隨筆
1928.03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129	王來法	臺中州巡查教習生の入所所感	隨筆
1928.06	詩人年鑑	1928年版	王來法	春	初出：『臺灣詩集』（1927）
1935.12	臺法月報	29-12	王來法	朝	初出：『日本詩人』5.3（1925.3）

參考資料

一、專書

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台北：民眾公論社，1934）。

後藤大治編，《臺灣詩集第一輯》（出版地不詳：1927）。

張詩勤，《台灣日文新詩的誕生——以《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為中心（1895-1926）》（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6.03）。

勝原晴希編，《『日本詩人』と大正詩：〈口語共同体〉の誕生》（日本東京：森話社，2006.07）。

鈴木貞美編，《大正生命主義と現代》（日本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5.04）。

詩人協会編，《詩人年鑑1928年版》（日本東京：アルス，1928.06）。

藤田三郎，《佐藤惣之助—詩とその展開—》（日本長野：木菟書館，1983）。

澤正宏解說，《『現代日本詩集』（1927年～1944年）》（日本東京：不二出版，2010.05）。

二、期刊論文

〈日本詩集への推薦〉，《日本詩人》5卷3號（1925.03），頁112。

〈詩の投稿を募る〉，《日本詩人》4卷4期（1924.04），廣告頁（無頁碼）。

〈詩之家に入会されし人〉，《詩之家》第1年第2輯（1925.08），無頁碼。

〈詩之家の友となりし人（二）〉，《詩之家》第1年第3輯（1925.09），頁22。

ＳＴＳ，〈地方詩壇概觀〉，《日本詩人》4卷1期（1924.01），頁126-130。

千家元麿，〈選後の感想〉，《日本詩人》4卷1期（1924.01），頁120。

川平朝申，〈思ひ出七人集〉，《臺法月報》29卷12期（1935.12），頁97-103。

王來法，〈古き手帳より〉，《臺灣遞信協會雜誌》46期（1923.05），頁72-73。

———，〈真實へ〉，《臺灣遞信協會雜誌》72期（1926.02），頁52-53。

———，〈窓口勤務者の言葉〉，《我等と通信》2期（1927.06），頁21-22。

———，〈寒と飢に戰慄く人々〉，《臺灣遞信協會雜誌》63期（1925.01），頁70-71。

———，〈臺中州巡查教習生の入所所感〉，《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29期（1928.03），頁212。

王宗英，〈父〉，《臺灣遞信協會雜誌》61期（1924.10），頁64。
———，〈時はゆく〉，《臺灣遞信協會雜誌》65期（1925.04），頁80。
———，〈健やかにして若き君よ〉，《臺灣遞信協會雜誌》56期（1924.05），頁91-92。
———，〈偶感偶言〉，《臺灣遞信協會雜誌》56期（1924.05），頁90-91。
———，〈清談〉，《臺灣遞信協會雜誌》59期（1924.08），頁106-107。
———，〈朝〉，《日本詩人》4卷6期（1924.06），頁57。
———，〈落陽〉，《臺灣遞信協會雜誌》48期（1923.07），頁82。
———，〈臺灣佛教會入佛式の一夜〉，《熱帶詩人》8期（1923.01），頁9-10。
世禮國男，〈琉球景物詩十二篇〉，《日本詩人》3卷3期（1923.03），頁86-97。
佐藤惣之助，〈八重山情詞（琉球雜詠斷章その二）〉，《日本詩人》2卷10期（1922.10），頁66-76。
———，〈海扇屏風〉，《日本詩人》3卷3期（1923.03），頁28-35。
———，〈琉球雜詠（斷章その一）〉，《日本詩人》2卷9期（1922.09），頁28-38。
金炳昊，〈今日は朝鮮のお盆です〉，《日本詩人》5卷12期（1925.12），頁103-104。
———，〈朝鮮民謠意譯〉，《日本詩人》6卷8期（1926.08），頁110-111。
後藤大治，〈五官酔の賦〉，《日本詩人》4卷6期（1924.06），頁5-10。
———，〈乱打祝福—水葬礼と死人船—〉，《炬火》2卷4期（1922.04），頁13-17。
———，〈詩と人生〉，《臺灣遞信協會雜誌》59期（1924.08），頁30-36。
張詩勤，〈1920年代台灣日文口語自由詩的確立：以後藤大治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36期（2020年06月預定刊出）。
勝承夫，〈批判と主張〉，《日本詩人》4卷8期（1924.08），頁106-111。
黃瀛，〈喫茶店金水——天津回想詩〉，《日本詩人》5卷9期（1925.09），頁57-58。
萩原朔太郎，〈感想〉，《日本詩人》4卷1期（1924.01），頁113-118。
———，〈感想〉，《日本詩人》4卷6期（1924.06），頁114。
福田正夫，〈個人評〉，《日本詩人》4卷1期（1924.01），頁118-120。

三、報紙文章

〈年刊『臺灣詩集』會員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28.05.05，8版。
〈竹山郡警官大異動〉，《臺灣日日新報》，1932.11.20，漢文版4版。
〈南投／宣誓式〉，《臺灣日日新報》，1937.12.07，8版。
ABC，〈『戎克船』一月號合評〉，《臺南新報》，1926.01.11，5版。
上清哉，〈安價な詩論家〉，《臺南新報》，1924.06.09，6版。
牛罵頭　王來法，〈朱甕歌壇『楚石選』〉，《臺灣日日新報》，1919.04.16，3版。
———，〈朱甕歌壇『楚石選』〉，《臺灣日日新報》，1919.07.19，3版。
王宗英，〈大自然を凝視めて〉，《臺南新報》，1924.06.16，6版。
———，〈文藝愛好者の言葉〉，《臺南新報》，1924.05.26，6版。
———，〈始めてあふた後藤大治氏〉，《臺南新報》，1925.05.04，6版。
———，〈雨の線詩〉，《臺南新報》，1924.09.19，6版。
———，〈涙の日記〉，《臺南新報》，1924.07.21，6版。
———，〈散文詩　故郷の清水へ〉，《臺南新報》，1924.06.02，6版。
後小路徹子，〈三月の水文〉，《臺南新報》，1925.04.08，6版。
後藤大治，〈戎克船の詩工を評す（四）　王宗英君〉，《臺南新報》，1924.06.30，6版。
草野心平，〈詩壇への感想〉，《臺南新報》，1925.03.18，6版。
野口昂，〈劉冬山君その他〉，《臺南新報》，1926.04.19，5版。
覆面小冠者，〈臺灣詩人首實檢　岩佐君外等々〉，《臺南新報》，1926.02.11，5版。

四、電子資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來源：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檢索日期：2019.10.31）。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來源：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檢索日期：2019.10.31）。
国立国会図書館「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
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
漢珍數位圖書公司、ゆまに書房「臺灣日日新報清晰電子版」。